

[Studies in Literature]

Artistic Appreciation of George Orwell's Classic Essay: *A Hanging*

¹JIA Zhihao ²JIA Hongye ³TANG Liwei ⁴TANG Ning

^{1,2}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³Jilin 11th Middle School, China

⁴Northeast Electricity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y 5, 2025

Accepted: June 5,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JIA Zhihao, et al. (2025). Artistic Appreciation of George Orwell's Classic Essay: *A Hang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 075–08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9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3.009>

Abstract: Orwell is a writer with socialist tendency. In *A Hanging* (1931),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he endowed, like a sharp sword, sweeps away the darkness of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British Empire, exposes the terrible horror of the prison, highlights the spirit of humanism, punishes the violent totalitarian regime, and reveals the hidden hearts behind the words. Its “Orwellian” language is simple, precise and cold, carrying profound meanings; its precise and concise rhetoric rouse people, moistening the full text; the article needs to be thoroughly examined in order to gain insight into its secrets.

Keywords: “*A Hanging*”; humanism; “Orwellian” language style; secret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JIA Zhihao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English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lesia of Poland. 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is email address is jlsjzh@126.com.



喬治·奧威爾經典散文《絞刑》藝術賞析

¹賈志浩 ²賈洪野 ³唐立偉 ⁴唐寧

^{1,2}廣州應用科技學院

³吉林市第十一中學

⁴東北電力大學

摘要：奧威爾是社會主義傾向作家，在《絞刑》（1931）中，他賦予文章深蘊內涵，是利鏗，橫掃冥濛英帝國殖民統治之黑暗，揭露監獄之猙獰恐怖，彰明人文主義精神，撻伐極權宰製之暴烈，揭示幽潛於文字後之隱匿人心；其「奧威爾式」語言，文字簡約澄明冷峻，奧義深邃宏遠；修辭精到，振撥人心，澤潤全文；文章需細察明觀，方能洞悉其奧蹟。

關鍵詞：《絞刑》；人文主義；「奧威爾式」語言風格；奧蹟

一、前言

精品散文《絞刑》能成為經典，不妨借用馬丁·布伯^①（Martin Buber, 1878—1965）《我與你》中經典名言來解讀：「藝術的永恆源泉是形象惠臨人，期望假於他而成為藝術品。形象非為人心之產物，而是一種呈現，它呈現於人心，要求其奉獻創造活力。這一切取決於人之真性活動。倘若人踐行此活動，以全部身心對所呈現的形象傾吐原初詞，那麼創造力將自他沛然溢出，藝術品由此而產生。」（布伯，2002：8）《絞刑》恰恰是奧威爾「呈現於心，奉獻創造活力」，作出「真性活動」，且賦以「以全部身心」，如此，「創造力將自他沛然溢出，藝術品由此而產生」。

『人呵，佇立在真理之一切裝嚴中且聆聽這樣的昭示：人無「它」不可生存，但僅靠「它」則生存者不復為人。』（布伯，2002：30）「它」乃「我之經驗物，我之知覺物，我之想象物，我之意欲物，我之體味物，我之思想物。」（布伯，2002：2）「人流連於事物之表面而感知它們，他由此抽取出關於它們之性狀的消息，獲致經驗知識。他經驗到事物之性質。但經驗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布伯，2002：3）

《絞刑》中之絞刑為奧威爾所「體驗物、知覺物」，更是其「意欲物、體驗物、思想物」；但僅僅感知「絞刑」，並未「體驗事物之本質」，那就「不足以向人展示世界」。《絞刑》之奧諦在於司空見慣中見偉大，於細枝末節中見宏力。

二、遣詞造句（wording）匠心獨運，卓然屹立

例1：開篇第一句話中「sodden（濕漉漉的）」用詞精準。他避開普通詞「drench, soaked, wet, 等」。「sodden」來自 seethe（沸騰、煮沸）的古過去分詞，該詞凸顯奧威爾之匠心，「濕漉漉、霧濛濛」景象油然而生。

例2：第二段中「a puny wisp of a man（身體瘦弱）」，「puny 和 wisp」用詞極為精當：「puny」來自古法語 puisne（最小，最後出生），英語意為：inferior in strength or significance，如：a puny physique（纖弱的體格/身



材),作者沒用「feeble」(「虛弱」「孱弱」,多指病人),表示他——死囚並非病人,而是力量、地位衰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wisp」意為:a small bundle of straw or hay(一小捆乾草)或 a small, thin piece of hair, grass, etc(一小把頭髮或草),該詞指死囚頗像「一捆纖細稻草」!此兩詞凸顯了犯人在獄中之境況:被摧殘得骨瘦如柴、骷髏一般。作者借此鞭撻了監獄之陰慘恐怖,悄無聲息中彰顯了人文主義精神。

例3:第四段中,獄卒頭兒法朗西斯遭典獄長訓斥後,表現極其卑下,不斷地說:「Yes, sir, yes, sir,」he bubbled.「bubble」意為:a hollow globule of gas(e.g., air or carbon dioxide)(氣泡,泡沫),此處表示法朗西斯「像氣泡一樣「嘍嘍」地重複著」:形容他被典獄長嚇得他渾身戰慄,體若篩糠;其慘狀躍然紙上,鮮活湧動!

三、修辭方法多樣化,賦畀文章勃勃活力

1. 反襯(contrast)。例4:第二段中:「They crowded very close about him, with their hands always on him in a careful, caressing grip, as though all the while feeling him to make sure he was there.」中的「crowd(v.)」意為:to gather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擠滿,擁擠,聚集等)。在句中,作者指「獄卒緊緊圍著死囚」,意欲表達「獄卒之多,如臨大敵」,但如此龐大架勢大可不必。在第二段最後一句,作者寫道:「But he stood quite unresisting, yielding his arms limply to the ropes, as though he hardly noticed what was happening.」(「但他站立那裏,十分鎮定,絕無反抗,兩只胳膊垂下,任由捆綁,好像什麼事兒沒發生。」)該句作者已明白無誤地告訴獄卒:死囚已不抗爭!作者此處使用了「反襯」手法,反襯獄卒之無能,死囚之無所畏懼。

2. 反諷(irony)。文中奧威爾大量使用反諷,揭露了隱匿背後之險惡人心,彰明其人文主義精神。例4句中的「caress」用得精絕。「caress」意為:a gentle affectionate stroking or touch or stroke lightly in a loving or endearing manner(溫柔撫愛或親切地輕揉撫摸)獄卒們如臨大敵,圍著囚犯,用手牢牢抓住(grip: hold firmly),且小心翼翼(careful),何來「caress」?難道獄卒對待死囚能像喜歡小動物,小情人那樣去「撫愛,撫摸」?該句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又飽含苦澀。

例5:第15段中,作者多處使用「反諷」。「it seemed quite a homely, jolly scene, after the hanging. An enormous relief had come upon us now that the job was done. One felt an impulse to sing, to break into a run, to snigger. All at once everyone began chattering gaily.」(「絞刑後,大家都長出了一口氣,一切看上去都那麼溫馨。人人都想高歌,狂奔,大笑。剎那間,都興高采烈地聊起天來。」)(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9)其中「homely, jolly」,「an impulse to sing, to break into a run, to snigger」,「chattering gaily」皆為「反諷」。作者在第一段最後一句交代:「These were the condemned men, due to be hanged within the next week or two.」(這些都是死囚,一兩周內都將被絞死。)(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6)絞刑剛過,犯人剛領完早飯,手捧錫盒,他們就忘記了剛剛死去的同伴:死人就在一百碼之外,抬頭可見。他們還哪有心情去「歌唱、奔跑、大笑」?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岸猶唱後庭花」。幾處精確地反映了殖民地被壓迫者之愚昧、之順從、之無奈!

在第22段,即最後一段:「‘Pulling at his legs!’ exclaimed a Burmese magistrate suddenly, and burst into a loud chuckling. We all began laughing again. At that moment Francis’s anecdote seemed extraordinarily funny. We all had a drink together, native and European alike, quite amicably.」(「『拽他的腿!』緬甸官員突然驚叫道,然後開懷大笑。大家也都笑起來。此時法朗西斯的軼事似乎格外好笑,當地人和歐洲人一起喝酒,氣氛融融。」)(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9)中「burst into a loud chuckling」、「laughing again」、「extraordinarily funny」、「had a drink together, native and European alike, quite amicably.」皆為「反諷」。歐洲人是殖民者,當地人是被殖民者,二者之間是壓迫於被壓迫關係,何來之「大笑」?何來二者「開懷暢飲」,何來「和睦相處」?

真是天大的諷刺！

3. 借代(metonymy)。例6:第5段中,「‘Well, quick march’, then, the prisoners can’t get their breakfast till this job’s over.」與第15段「An enormous relief had come upon us now that the job was done.」兩句中的「job」,還有第9段「The hangman, a gray-haired convict in the white uniform of the prison, was waiting beside his machine.」中的「machine」,還有第8段最後一句:「one mind less, one world less」中的「mind」均為「借代」。「job」借代「hanging」;而「machine」借代「gallows(絞刑架)」,「mind」借代「man(人)」,三詞翻譯時要還原,否則容易引起歧義與疑問。董樂山先生把第5段翻譯為「這活不幹完,犯人們還不能吃早飯呢。」(奧威爾,2007:64)「job」被譯成「這活」。劉春芳、高新華將該句譯為:「不完成這個任務,凡人們就不能吃早飯!」(奧威爾,2010:11)「job」被譯成「任務」。羅爽、易小又、曹聿非翻譯該句為:「這活兒不幹完,犯人們就吃不成早飯。」(奧威爾,2016:11)「job」被譯成「這活兒」。筆者看來,莫不如譯為:「絞刑完,犯人才吃早飯」意義更直白透徹澄明。還有,董樂山先生把第15段翻譯為:「我們大家因為該做的事已經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奧威爾,2007:67)「job」被譯成「該做的事」。如此翻譯雖然上下文意思也通,但筆者認為莫不如譯為:「絞刑完後,大家都長出了口氣」,譯文意思更明朗清晰。董樂山先生把第8段翻譯為:「少了一個心靈,少了一個世界」(奧威爾,2007:67),劉春芳、高新華將該句譯為「少了一種思想,少了一個世界。」(奧威爾,2010:12);還有羅爽、易小又、曹聿非翻譯該句為「少了一個頭腦,少了一個世界。」(奧威爾,2016:12)。「心靈」也好,「思想」「頭腦」也罷,它們都不能與「世界」對等。這是兩個並列句,故翻譯成「少了一個人,少了一個世界」更妥帖。

4. 排比(parallel)。例7:第8段最後一句:「one mind less, one world less」也是「排比句」,語氣十分強烈:「一個人」等同於「一個世界」。絞死一個人,一個人之世界也隨之塌圮;家庭、兄弟姐妹、朋友鄰里都瓦解冰消了。死人與他們相互鉤連,玉成了個人世界,每個人都相互系執,相互匯融,連綿不絕,他們的生活才得以延續!

5. 對比(antithesis)。例8:第13段中,「Very slowly revolving, as dead as a stone.」中的「stone」與絞刑前鮮活的人形成「對比」。「一個鮮活的生命瞬間變成了石頭」這是多麼大之巨變!多麼大之罪愆!例9:在第6至第8段去往絞刑架路上,奧威爾引入大狗場景。「死囚」與「大狗」形成鮮活「對比」。「發生一件驚悚事件——天才知道,一條大狗不知從何處冒出,來到院子。狺狺狂吠,在人群中跑來跑去,搖動身軀。發現眾多之人,它興奮異常。狗毛濃密,半艾爾穀狗,半流浪狗。圍著我們歡跳,突然它撲向死囚,跳起來去甜他的臉,眾人還沒反應過來,大駭,沒來得及抓住狗。」「誰把這個畜生放進來的?」典獄長憤怒道,「來人,抓住它。」「一個獄卒從護送隊伍中笨手笨腳地撲向狗,但狗歡蹦亂跳地躲開了,與眾人嬉戲著。一個年輕歐亞混血獄卒撿起一把石子,要打跑狗,但它避開了,還跟在眾人後面。其哀嚎響徹監牢。死囚在兩個獄卒押解下,對此看上去興趣索然,仿佛是另一場絞刑儀式。過了幾分鐘,才有人抓住狗。用手帕系住狗項圈,狗發出嗥嘯,我們繼續前行。」(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7—48)一個壯年男人,身軀像捆稻草,瘦骨嶙峋,微弱啞啞,被五花大綁押送刑場即將被絞死;而一條野狗健碩無比,毛髮濃密,歡蹦亂跳,躍躍欲試要吃人!一個慘澹孤星,一個滋蔓橫生;這是多麼鮮明之觀照!這是多麼強烈之反差與多麼不堪忍受之怫鬱!野狗尚有生命權,而人生命將被褫奪,何況是在盛年!

四、勃發人文主義,撻伐專制主義

朱生豪言:莎士比亞作品亙古不衰在於其揭示了「古今中外貴賤貧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三百多年過去,其著作為全世界文學之士所耽讀,其劇本在世界舞臺與銀幕搬演不衰,「蓋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與普



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莎士比亞,2001:譯者序)人性即人文主義,奧威爾之《絞刑》主要即宣導其人文主義精神。

《絞刑》譯者劉春芳也揭示了奧威爾作品之魅力所在:「喬治·奧威爾的文字生動簡潔,充滿張力,看似不動聲色,實則激情湧動。更重要的是,奧威爾的書寫擺脫了個人情感的抒發與宣洩,將其揭露恐怖政治、力圖改良社會的莊嚴理想貫穿在字裏行間,其作品自然而然流露出灼人的鋒芒和震耳的籲求。)(奧威爾,2010:前言)其中之「莊嚴理想」和「呼求」即人文主義。

奧威爾在美文《絞刑》中,細膩而冷峻地描寫了絞刑過程,提出了生命尊嚴這一嚴峻話題:

直到此時,我才幡然醒悟:處決一個健康之人到底意義何在?他竟然知道躲開水坑,卻在壯年之時令其生命戛然而止,此舉是多麼不可思議!多麼無可名狀!多麼荒謬怪誕!他並非垂死之人,他與我們一樣健康:他全身器官都正常在工作——腸子在消化食物、皮膚在新陳代謝、指甲在生長、細胞在形成——所有都以神聖的方式運行。但當他走上絞刑架,十分之一秒內從空中墜下時,他的指甲還在生長。

他的眼睛能看見黃色的沙礫和灰色的牆壁,他的大腦還能記憶、預測和推理,甚至知道避開水坑。他和我們一樣都是人,我們一起走路,我們所見、所聽、所感、所知,都是同一個世界。然而,再過兩分鐘,「咔嚓」一聲過後,我們中的一人就沒了——少了一個人,少了一個世界。(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8—49)

短短行文感情高度凝練,借問蒼旻:絞刑意義何在?特別是正值盛年之人!他跟我們一樣,都是人!本該「人人平等」;我們活著,為什麼壯年囚犯就該被絞死?何況,一個人死了,一個世界消亡了!一個家庭也坍塌了,親戚朋友也煙消雲散了!奧威爾在呼請「人文世界」,蘄求自由平等之實存彼岸。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的鬥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奧威爾著,董樂山譯,2009:譯本序)而他之呼號是那麼慘澹,那麼軟弱無力,最後「絞刑完後,我們都倍感安慰,有人甚至要唱歌、要跑動、要竊笑,人人都興高采烈聊起天來。」(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9)

人間正義已經坍塌崩潰,世界已是一片深豁,吞噬人性,唯有渴求神靈,發出徹宇無涯之呼救:「繩套系好,死囚開始呼請自己的上帝,聲音高亢響徹「羅摩!羅摩!羅摩!羅摩!」不急不懼,亦非祈禱或哀求,倒平和悅耳,像鐘鳴。)(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8)「羅摩」是印度教神名,最高神毗濕奴之化身。死囚上訴失敗:「他都嚇得尿濕了一地。)(賈志浩譯,何兆熊主編,2021:49)世界已然溟濛難辨,正義化為須臾,他只有蘄求他之神收留其靈魂,他領承教誨,承蒙浸潤,以搏塑靈魂,獲致整全。

四、結語

掩卷而思,《絞刑》絞人場景縈繞於懷,浮現眼前。該文除了遣詞造句之妙,修辭多樣,彰顯人文主義外,還有哪些幽奧尚未參透?歷史長川地演義,殖民地已不在,但昔日歷史會引發人們對殖民時期人文價值之觀照與思考。明諳此理,方能理解作者之生命摯愛,人文主義精神。最後,善良邪惡,聰明愚鈍,俊美醜陋,皆轉為真切的實存。

注釋

①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乃二十世紀德國最著名宗教哲學家,其代表作《我與你》(1923)被奉為二十世紀文



學經典。

參考文獻

- ① 何兆熊(主編):《綜合教程5(第2版)》,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版。
- ② (德)馬丁·布伯(著),陳維綱(譯):《我與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版。
- ③ (英)喬治·奧威爾(著),羅爽,易小又,曹聿非(譯):《奧威爾散文集》,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版。
- ④ (英)喬治·奧威爾(著),劉春芳,高新華(譯):《奧威爾散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版。
- ⑤ (英)喬治·奧威爾(著),董樂山(譯):《1984》,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版。
- ⑥ (英)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版。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